

剡源戴先生文集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墓志

安陽胡氏考妣墓志銘

大德壬寅歲余來錢塘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士謙於中書行署恂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窮薦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謙則方圓其齋衰絰在苫塊之中越再旬介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歲秋某月某日合窆於安陽柴庫村先府君之兆惟先府君之死與葬處蓋不忍言幸哀而併銘之按府君諱奉字通父胡氏夫人王氏俱彰德安陽人胡氏世長者至府君父諱仙當金時選充行軍副統壽九十而終生四子府君於次在三資特

粹厚幼好學遂通贍經史居家庭鄉閭以孝謹聞嘗典掌本  
郡材賦有貸府君私錢踰期不償者一不問比其死携券對  
几焚之至元十一年以差籍從軍南伐道遇士卒急難常挺  
身救護全活者甚衆謂人曰此輩皆此方良家子弟設不幸  
不以正命死將何面目見父母妻子乎十二年守鎮黃州充  
管軍總管府知事十四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賊發劫黃州  
吏民驚散府君獨誓死不去仍以義倡其衆力戰拒守少頃  
賊來益多遇害夫人父諱聚清慎無餘資夫人當筭為擇良  
對得府君婿于家府君死黃州時長子方十六處益也次子  
處敬方十三夫人當盛年以貞節刻苦自勵日夜力鍼紉機  
杼取其贏供師資費二孤賴教督皆成人處益今以行署秩  
滿授從仕郎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處敬浙東勸農可



書吏意天之念之幸而及於官祿得以婆婆壽考酬其前勤而夫人苦風濕疾以去年辛丑歲十一月三十日死矣嗚呼茲豈可不為嗟痛惋慕而慷慨引義節如胡氏考妣者儕之古烈丈夫烈婦疇不謂宜哉府君年四十四夫人年六十四孫男二人曰怡曰默孫女三人銘曰婦義於後夫忠於前嗚呼此安陽胡氏一門二烈之阡尚百年千年無震無騫

曾君墓志銘

江西之曾以氏雄者三南豐其甲也有居金谿之眉東山曰曾君叔翔父其先由南豐徙余遠不及識而讀其狀識君所從遊師友若周義山吳允文之屬皆東南知名士即君之器業淵源風采固可以次論焉君諱一鶚字叔翔父少亢爽有奇骨曾祖琳祖次黠父東山居士洪世以問學相授居士旣

蚤夜勗君于家稍長遣出使縱交聲漸氣靡靡不通究時方  
崇進士舉顧於此不得志雖豪傑無以自振儕輩十五六通  
顯矣君浮沉其間不倦不愆然性明決常高持風裁見鄉人  
過誤多面折少容貸及有不能可否事質成於君是是非非  
應口剖析聞者犁然而服也母胡氏卒居士年浸高君承薦  
寢膳冬夏溫清晨昏起居無違禮居士壽考令終而季父病  
奉季父湯藥如居士時事兄順家事諮而後行撫諸弟友愛  
有善獎之少不謹警之患難則扶持之延良師淑二息族子  
弟有佳質亦糾收之治家嚴內外而好客恢疎樂易留連詩  
酒頽然竟日人莫測其雅量鄰有急難赴之恐後至賙窮賑  
乏尤不靳丙子之潰所在無寧居或相講張為閔君以靜鎮  
器衣冠細弱依而全活者不可勝數他日居士葬送車縞素

傾村空郭出纍纍百餘里不啻皆前日受恩客也其閒居不言而教成無權而惠行往往類古義烈士去家五里所得萬石塘林壑盤蔚有鶴巢龜峰之目君築室其下扁以龜鶴隨隱義山諸公嘗為賦詩甚竒並溪種梅亦號梅溪翁琴書壺奕將婆娑以延老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遂卒卒之日遠近士大夫知君者舉痛惜之嗟乎使翔父君當諸公無恙時亦策一名不過循例如是而止今諸公所成就幾何叩其顛末有不忍言而君生有及於物死無愧於已詩書滿門哀榮稱情非天道有以伸之而然乎君前卒以歲除夕得疾越一月少間家人以為喜忽索筆疏遺言戒子以不可忘清苦虧友讓意及勿以緇黃亂喪禮凡累十言又三日而瞑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先君三年卒子男二起東起南女二長適

承務郎慶元路治中張與紹次適倪清孫男五鏗鉞鎮錡鏞  
女六長適倪詩次適陳聖廣次許適吳相孫餘尚幼諸孤以  
故葬緩大德六年十一月某日始克窆于里之流光亭陳夫  
人祔銘曰鶴以羸存龜不利走犇予與偕藏兮今復奚云昭  
之熄潛之獲既堅既謐維茲幽宅

吳君墓志銘

君諱榮字景榮吳氏饒德興建節人建節之吳唐末逃黃巢  
兵由歙徙美樓居號樓下吳家環樓下數里間至今祠所謂  
吳尚書其遠祖也曾祖俊章祖次祐父應辰贈承務郎承務  
公性冲靜生二子長安行以詞賦中甲戌進士科調信州貴  
溪尉次即君少警敏甚母劉夫人尤愛遂早授勞事以逸親  
而縱其兄使專意文學家本儒儉自君為之懇殖日增綱紀

日飭奉養日具迨於晚年遂成高門簪裳軒駟熙恬往來詩  
書豆觴談笑辦集悠悠然令人忘死生之憾興廢之戚才乎  
哉樓下居皆毀改築栢水栢水者承務公本生家徐氏丘隴  
所在也於是君年高經營滋疲諸人質成徼施者四面而至  
然平居最急義伯姊難嫁傾其私裝女甥無依鞠如已息他  
恤孤撫弱事聞無不為嘗自書一編述大意示子孫曰棟宇  
不必華庇風雨足矣田園不必多了伏臘足矣賓客不可踈  
在擇交聲名不可貪在立已施予不可吝在隨力此其施為  
蘊畜之可窺者也年七十六以大德壬寅秋九月二十五日  
卒于正寢卒之日人哀惜之娶康山許氏子男三長大本次  
端本早世次建中為承務公本生家後女一適同邑蘇濤孫  
男三長德馨次德昌次德宏女三長適同邑張詔餘尚幼初

貴溪尉仕成而倦遊間以郡檄起領鄉校講道授業無虛日君又恢仁山之塾豐禮幣美庖膳以昭延名師江鄉稱世家多賓游文雅好禮者必推仁山居士子弟居其間欣然漸於學問大本既精孔氏尚書復授德馨周易曰吾不能以罷舉廢業也惟嘗誦道書一夕夢神問南斗經中何脫二語耶明日以質諸所親取刊本校之良是丙子歲危病恍惚見修廊廣廈有羽衣人拾刀圭藥授使服之覺而牙頰間猶隱然丹砂氣疾亦隨愈嗚呼世議之隘士大夫天資高邁者人人思飛騰高舉脫塵囂機械以為樂將自不可測邪癸卯冬十月某日大本將葬君於樂平州公墓塢前事奉天台主簿程君之狀來丐銘銘曰劬其功美其宗天不惡其豐深其居敦其初人不疾其踈惟茲新岡孝友之藏後百千祀其固其康

楊氏考妣墓志銘

信弋陽楊君應桂旣葬其父府君永年鄉蒲塢尋喪母夫人張氏又葬密石及是陰陽家胥不以為吉乃追用治命改卜於二塋之間得吉將合窆焉書來屬表元銘之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君掾當塗有能名纔長一歲耳間以部使者檄同考試補大學弟子員一見結兄弟交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養意氣相顧驩甚闊絕三十年再來見君鄉州問前事如夢寐憂患病憊憔悴亦具成老翁于是又相弔以悲銘何可得辭按狀信弋陽之楊由建徙派出祥符內翰文公府君諱鎔字子成曾祖和祖崧將仕郎考春迪功郎妣葉氏府君幼警秀不羣比壯信鄉先生王伯羽學間行藝出諸生徒右迨二子能受書即擇知名士為師而日以一編程所

業既而應桂遂中乙科人為府君喜府君曰吾期吾兒不止是也饒信為江東士大夫窟數景定咸淳中湯尚書以耆俊謝禮部以忠鯁徐正言以隱逸風采聳然臨一時應桂東濡西染出聞珩瑛之音人瞻槃杆之戒不言而成良士至當塗傲僚宿師胥驚怖詫服以為少年安得乃爾不知其有所受之也襄師潰當國者懸高爵誘士士來如麻府君曰是尚可為乎應桂僅以文林資調括蒼元僚以歸聚宗戚保衛楮亭山鄉民依而全活甚衆久之藍山塾闕長儒望歸應桂不得已許赴之遇是不敢以請府君天資高邁事不可忤而無含怒蓄怨馭家有法睦族有愛待賓有禮賙鄰有義謝禮部之謫富川交遊畏禍不敢造其戶府君獨持贐遠餞至匯澤語之曰此陸敬輿忠州註本草時也願自愛禮部歸先寓書道



謝語甚切至晚歲以家政付二子時時飲酒而不至醉以適性吟詩而不傷訐以適意蓋樂天知命忠厚篤實君子也母夫人之狀曰張氏諱妙靜祖維兩充鄉貢進士舉父孝友世為弋陽儒家夫人歸府君相尚勤儉業夫人性嚴少假借禮部銘其墓所謂治家中禮者也夫人承迎左右無違順而正慈而節常舉外家所聞見督二子以虛心好問自諸老處歸聞得一善言為之喜見顏色府君沒家遷於鉛山之何田以氣疾竟死何田府君年六十六生嘉定癸未七月十二日也沒至元戊子三月二十六日夫人年七十二生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日沒至元庚寅十一月十八日今葬以大德癸卯某月某日子男二長應桂次應得子女二長適前進士趙嗣惠次適進士游味道孫男三公審志學弘孫公審早世孫女

二長適進士黃進德次幼曾孫男一愛孫銘曰既有為之華  
孰得而羸其家既有為之終孰得而涼其躬惟安惟穆歸茲  
新卜斲堅書良永閔陰石

游縣丞墓志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官  
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倡所為譜建亂徙信今為信上饒  
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  
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爽  
敏讀書一目輒成誦十二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  
卒以成學教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困庖屢空  
而時節設施展敘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士舉洎上禮部試  
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滔滔先登獨坎輒不售辛未歲遂用

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循職郎調贛州興國主學  
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  
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一點胥一譁儒君承牒請墓所  
徵訊得實傳以經律具牘上府決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教  
贛苦淮鹽遠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為鄉人徐經  
略留攝新會丞司其征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播人  
無寧懷君佐新會庶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羨不歸私裝商  
權苛比減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為登臨佳處休暇則與寄  
公僑士觀風訪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藏免君如慈父君  
亦以耄辭不復出矣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為新會民  
而終焉初君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  
從迨棄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

嫁新會者與壻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間關數千里跋涉物色問歷得君殯於新會龍水里之坳頭村於是發土撒茨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附兆域焉人嘗疑科舉士無實材予奪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茅用文墨得二邑佐吏不為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表上饒人能言布衣時淳祐間徐侯為禮行經界景定初黃侯蛻招義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周張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卒身羈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聞義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蹙僅免兵革天又遺之賢息使遊魂寓魄歸妥瑩廟然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榮稱君者有梅谷之自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

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  
梅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壻將仕郎濟南辛衢次故迪  
功郎新會尉平可翁孫男二長肖龍次肖鷄為巡檢後  
曾孫女一銘曰生為勞儒死羈客星風瘴霾魂馬簿不如鄉  
丘安可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玉林項君墓志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氏後葉子孫散處  
荆揚間揚之項徽為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嶮嶠峭拔竒秀聚  
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  
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  
去為名卿淳熙中安世父子復發聞於荆而族相望隱然為  
東南華門君曾祖童仕尚書省屬於月湖為妹婚祖維寅浙

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一壘累試補太學  
不幸早世幹辦公亦相繼遷謝雀鼠之訟驚于家庭君纔七  
齡二弟櫛祿母戴氏夫人跋涉挈攜以求直于郡縣于臺于  
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魯論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  
蹶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吾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割壤以  
和母敗吾溫清誦絃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帥二弟  
承師稟學日記千餘言援筆為文俊氣奕燁不肯休未幾母  
夫人以疾不視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徽  
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遇龍許君  
月卿沈君貴瑤李君睦齊君興龍夢龍之倫皆負場屋重價  
皆喜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金鈴綵幟霆轟電馳華軒蒼  
蓋鳥集蟻附項氏塾必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薦旣登甲戌

高第而弟若子迤邐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  
友聚書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別墅池  
臺潔脩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咏於其間  
一時規模風致使人娓娓如欲繪畫君少歷艱險長經離析  
精於人情世故華皓康裕以造物者憐其愿而娛之然性不  
吝滯見義即為遇急張弛尊幼貴賤事無巨細得其一言而  
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以七袞稱慶膝下斑斕綵舞者幾  
三十人羣從烟游可千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  
後夜半執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了  
汝輩耕織即死亦不為不壽萬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家事  
條目示子孫且顧次子之祥之為徐氏後者曰明年今日能  
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

為壽無恙不越月疾動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藥何為囑治喪勿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氏生福翁吳氏生采孫為宗人斗南後女一壻番陽教諭徐岱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善性善友善文孫擬孫蘭孫為之祥後孫冬君嘗目卜地於里之五葩塢以故葬緩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窆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謁銘銘曰遜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歸藏茲丘嗚呼永世無震無壽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志銘

取十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



勤業不虛為浮藻而已王荆文公行新經我始命舉子昉對策依題為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畧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晡不點膏已篇滿成文復紆餘思拓別紙縱筆滔滔成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堯龍聯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二榜時饒士以尚書為額踰萬計充貢者纔十五人君方妙年逞高才能捷取竒中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何足多慕旣而其從子之祥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子鄧字志禹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棄國民為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避

亂黃頊子盤游學于饒因家焉是為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  
次陳迪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闢東軒數十  
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尚書以鄉先輩  
舒君成大余君木為師宗人節甫為友閭塾櫛比書燈熒熒  
君雄其間鄉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撥  
既不售益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  
好客聞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  
繼其志禮鑒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  
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清之流以姻以舊朝  
熏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踈落而故相集賢馬  
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翛然  
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禹美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

龍至是增葺改名兩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慎所習勿為虛誕蹇淺者所咻庶幾有益於世聞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兩軒之云將有所潤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嫻和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于世未為不遇生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中斂中允中高中女一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葬緩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雖衡且角雲族而不澤五尺歲吾斲以還于冥漠是之謂真宅

游鄉貢墓志銘

余至信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旣踰嶺返其先人新會

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余既哀而銘之越二年叔大卒其子又亟俾銘焉嗚呼余之不腆其審能信然於游氏父子之間乎按游氏之譜遠自漢魏隋唐以來不乏顯者五代避建亂徙信大觀中八世祖以子應八行科登朝積官至中大夫詳已具新會府君志江南之族貴進士其法每州率四百人拔其一謂之鄉貢信多詞賦以詞賦充貢為尤難新會府君起清門挾俊能同業既讓為先登叔大甫弱冠隨群授牒輒復得之旗鈴踵門冠蓋屬途州閭以為榮然叔大資嚴重不切切於卑近之獲早即從徐岩為陸氏之學者游於時湯文昌黃台州皆以顯官領祠象山寒鑛暑研頗見條貫遂歸築室於翁山之陽自號翁山翁癸酉歲以舉首再貢于鄉將試禮部遭所生父喪不行而舉罷矣初科目士厭詞賦雕篆無

益故試之明日加試論一道又明日加對策三道以觀其真  
才試者殊不能並焉叔大自為童時舉筆已崢嶸驚人迨於  
成立諸大家不惜禮幣聘致以為賓師楷則雅善教誘欲學  
即授以捷法聽受者無留難晚涉憂患家事日落餽粥因賴  
以粗給嘗有推轂為婺源校官者辭不赴惟為郡博士一出  
當其計會兵燬後殿廡舍次藉之一新新會府君之入南也  
叔大居守而弟斯道從隔絕十七年不得達乃剗心鉢形忘  
饑渴瘴潦數千里而求之則皆已死發哭踊擗如喪得二叢  
於瀧水坳頭村負骨以歸士大夫聞其事者舉為詩文以感  
嘆嗟傷之叔大於人惻慤謹直多忤少合而人矜其情不為  
怨宗姻交友遇有所疑必來詢謀燕游談會經酣史薰琴怡  
奕暢恢恢然通儒達士也喜為詩以邢居實之名名其集曰

呻吟叔大諱應梅字叔大曾祖諱曰新祖諱敏父新會丞諱子賢先娶余氏繼周氏子男二長省龍有儁質先一年卒次詹為弟崕山巡檢後子女二適余烈周某皆業儒孫男一隆弟孫女一生辛丑四月十五日卒大德乙巳二月十八日年六十四臨絕不囑家事諸孤奉其教居喪不用俚俗禮十一月某日葬謝郭銘曰生無悔於身死無愧於親吁嗟乎斯人斯人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四明戴表元帥初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有儒生吳自徽婺源不遠數百里來請銘問其葬大母孺人江氏也讀其狀壻浮梁文學掾操君茂之爲也余以禮辭不可則據所受狀爲之辭孺人諱秀字靜貞江氏世居徽婺源之虎溪其先有諱雲者仕至銀青光祿大夫五世而至叅議公振於孺人爲曾祖叅議生三友舉進士於孺人爲祖進士生一龍於孺人爲父虎溪之上二十里有山曰冲峰嶒嶸峭厲盤繞而爲村下有大家族吳居之江吳世爲婚姻家初孺人之大母汪氏送女于吳識

帥厲公之子克珍字賢翁於稚年語其內子齊曰是兒碩貌寡言重遲不戲異日必受成福吾孫女一甚愛擇於他族多矣必嫁是兒媒者曰然卜者曰祥而孺人亦歸于吳孺人性沉毅聞義卽從其始至親饋之次姑誨之曰吾家閨闈以柔順爲法柔故能持剛順故能處逆爾謹識之自是於吳氏之門承親相夫接族馭隸一準其軌以至白首嗣主家政吳之上下內外無不悅喜惟訓飭子婦則嚴不可犯歲時節朔有進新衣者曰吾適體足矣文繡非所愛也有獻美味者曰多殺而傷慈亟食以易疾不若蔬食之安也晚歲貲筭益豐不以爲意遇窮乏必思施貸里中多阻溪漲創杠梁以濟涉者尤重儒業文士詣門朝夕爲親視饌膳有加禮坐聞諸孫諷書聲喜津津出眉間或躬携棗栗以示勸賞每嘆曰吾吳氏



積善者累葉矣天不違人必有以詩書顯其在茲乎辛丑九月十八日以疾竟卒年七十五子男二應楊應禎女二孫男五璫瑋環璣斑孫女四曾孫男一願女一葬緩有故丙午十月某日始窆里之善原銘曰蘭幽而薰玉韞而氛吁嗟賢柔作則吳門後有君子尙攷斯文

單君範墓志銘

吾剡源有爲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君範初與金俱以詞賦行州里間有微名旣一再不得志於貢舉卽去而他遊庚午秋予在錢塘叨太學薦送兩浙漕運使者亦以君範名聞明年春予成進士君範竟守母喪居廬迨甲戌歲始來就南省別試所乃見黜免於是遂歸隱剡源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家無贏餘口不

道營殖面不帶憂愠飲水茹蔬客至開門清言款接忘倦蓋  
真以德義自給者而予解棄官守携持老稚晚方徙依君範  
同鄉而居每見之未嘗不內愧也君範卒且葬其孤函裏父  
所著書及事狀來徵銘按單氏之籍自婺遷明奉化凡三枝  
居湖山枝稱會稽理曹掾德旗居下郝枝稱鄉貢進士淵而  
晦溪枝稱君範曾祖光喆祖大年父欽字崇道世醇儒君範  
知讀書崇道公輟衣食用以供其師妣龔氏尤賢明游學資  
費取之簪珥無吝惜其書已脫藁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  
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  
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爲春秋傳  
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爲增集論語說  
約者若干卷雜著五七言詩擬古樂府題爲晦溪處士餘力

豪者又若干卷嗟夫君範惟無利祿得喪於心故能善其道  
全其身若令得一下士之秩碌碌驅馳塵土中終復何所成  
就令居產能致千金裝孰與清素傳子孫之爲安然君範性  
謙曠非若他人能商略利害爲避就往往大山長谷故家遺  
俗風聲氣澤陶寫停積而致然乎生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卒  
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娶鄞縣西山吳氏  
子男二涵池孫女二素心如心以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  
葬嵯縣忠節鄉葛竹山之原兆穴手自銓製蓋於地理家亦  
臻其奧矣銘曰大山嶙嶙長流沄沄是爲晦溪明經處士之  
墳百世之下寧無智者勿躡其石勿翦其櫬

趙君理墓誌銘

君諱與葺字君理趙氏明奉化人趙之先皆汴出逃靖康亂

始南來而君爲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曾祖伯璫宋通奉大夫  
妣王氏碩人祖師簡朝奉大夫知澧州兄弟凡五人俱擢進  
士科貴顯里人號其居五桂堂妣陳氏宜人父希耘從事郎  
岷縣丞妣史氏孺人君生而貧長而兵其持家贍親以犁鋤  
筆硯余識君當十三四時清羸秀削不類貴家子得錢卽置  
書研獵奇異廣蓄精取每見必有扣詰審閱幽弘奧妙若有  
鬼神授之者一日訪其講廬不遇遇諸郊途問何適曰聞二  
十里外社廟有古碑往尋之果然得以證其誤也因喜不自  
禁嘗示一文戲以少史漢氣明日復示笑云較史漢氣何如  
其苦心慧悟非尋常才子所及而善生殖世墓在州東白水  
村買山及陸地開田堰水課僮丁某所種禾菽某所種棗栗  
高卑位置具合繩度然平時卷帙不離手初未嘗見其喜爲

農圃事也三十復一出遊吳時僚才士舉慕與之遊以病歸  
竟死白水村不娶無嗣以其兄之幼子衰經主喪遂葬世墓  
旁而弟與聲來乞銘嗚呼余實村居厚君而忍銘君乎而忍  
不銘君乎君所爲雜詩文散落僅存者若干卷於氏族有姓  
源於州里有鄞城志於字書有汗策於謚法有謚譜於古今  
有聖賢群輔錄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大德丁酉七月  
十三日年三十四銘曰生之奇曷不益其羸成之疾曷不舒  
其逸郭門之東有桂叢叢有麓隆隆聯城異宮祖孫是從

陳府君功父墓志銘

明奉化之陳有自閩來者開族於海陰海陰後名忠義鄉而  
陳以文章科目遂爲鄉大家余弱冠客錢塘姑蘇卽及從之  
遊一門羣從東觚西檠左觶右璫軒軒然而趨孌孌然而休

也功父君在昆弟間獨詼諧脫略若不屑意時好者余甚異  
之功父君諱晟伯字功父一字止善曾祖諱聰謀故不仕祖  
諱師稷善詞賦嘗試進士舉不售去試武舉絕倫又不售輒  
歸而問道於鄉先生楊文元舒文靖沈端憲之門里間推尊  
爲義範壽八十三以子貴爲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父諱育  
孫韜潛篤厚繡衣公卽其伯氏一出仕亟爲當途所知用麾  
馳節奔不暇私顧因盡任其留事闕廣廈幾千堵瞻同堂數  
百指娛適朝散公無虧容每曰仕者養志居者養體其爲孝  
一也斥餘資倡義於族黨至今歲時序拜樽俎猶守其遺意  
晚歲以恩補迪功郎致仕功父君幼習孫吳書有祖風疎財  
好義用父道歲丙寅以有階註銓調隆興軍使轉承信郎辟  
殿前都統司幹辦公事右司梅公應發一見竒待舉

任

使制詞有借逕發硎之獎至甲戌多事急材超轉武節郎將  
有授任而府罷矣築一區於所居山之左榜之曰東塾耕舍  
日求異人玄客與之講駐形鍊氣之說亦以其術拯人疾患  
時驗雖重費不計惜旣而慕龍虎山清妙徒步往謁尋受其  
山中師號以歸晨蔬夕脯午飲三行不至醉曰吾飯用清獻  
酒用康節法也迪功舊刊解氏義居圖教戒子姪君繼其爲  
求施者紛然性篤孝母病不解衣扶掖者數月父病有加焉  
旣歿躬負土合葬事畢益厭塵濁有長往不返意以大德九  
年乙巳八月十日竟卒生乙亥九月三十日年六十七夫人  
趙氏諱與康燕邸諸孫先卒二十六年子男五紹憲紹恕紹  
俞紹弇紹俞爲仲弟後女一適汪恢春孫男二宜宣於是君  
所自卜壽藏在耕舍西巳山之原紹憲等將用某年某月某

日葬其兆併附趙夫人而介世好來請銘銘曰曰獨而獨曰  
羣而羣不離其人曰左而左曰右而右不失其我林木之蒼  
然風谷之琅然縹縹翩翩歸來乎茲阡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

嗚呼我伯妣袁氏三八夫人之譜由奉化城西管山居鄞城  
南世遠不能詳其始所僅可知者外曾大父諱珏外大父諱  
伯顯皆不仕夫人歸我伯考拙道居士府君時家方貧政出  
祖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府君惟豁達好飲酒寸絲勺米  
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盲初得女曰鳳娘  
嫁同里連山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次表元沂以後  
鮪埼謝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窶忘  
己之乏必予之乃已常被遣出治南山下龍潭村別業村中



媪媪聞夫人來，慙忻服役，至有所湏，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然。累日重竟，悒悒以病歸卒于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衰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旁，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家。始極貧，何暇議遷葬事。又七年居士府君卒，葬榆林中枝山，可以合祔而有所碍，不得遷。又十七年仕信州。又五年自信州歸，於是表元年已六十三，扶僮往謁陳園之殯，不得封樹，蕩析耕犁侵之。麥芄芄然，幾無以容拜。展爲之心震，神悸，竊自痛念先大父勤勞多艱，生無以奉一日之養，死又不得中壽，所遺諸孤同。

氣時零丁天折無至五十者獨表元移承旁宗偶幸未死荒  
塋車寄沉綿五紀以吾世能念之尚不免棄捐荆杞如有  
如屬疏事遠何所不至且吾年向老早暮不可知而貧勢未  
止不得尚以力薄爲解居之東北有山曰紹地近始愛而蓄  
之亦旣卜吉規以爲壽藏於專葬無所碍乃以大德十一年  
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啓殯陳園奉遷而西二十九日改窆  
紹地中壠壬穴丙向趨迎稠重環衛秀密望居士府君中枝  
之麓冠襟而屏机也古者子不敢銘其親懼以愛溢稱表元  
銘伯妣夫人以舒幽懷以期永久銘曰生爲勞母而不及承  
一日之養死爲慈婦而不得與同穴之藏日吉辰良作茲新  
岡凡我剡源子孫其謹勿忘

故道錄章公墓志銘

章居實法師在錢塘西太乙時余以授徒餘閒常相周旋見其黃冠羽衣而耽章逢之趣深賢之別去數年當大德乙巳其徒走狀來江東言居實以去年十月十日解化於西大乙宮矣某月某日將窆洞霄山中敢請銘余知師銘何辭按狀師諱氏字居實章氏台黃岩人章之世多達者至師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德不仕幼敏悟總角入鄉校有奇名歲戊辰侍父來杭居紛華之場而讀書一室端疑如愚人已巳春竹宮繙經往遊觀焉儀止脩雅應對開爽衆目爲厲時大滌諸老咸在遂携以入山一山郎公專意育教十八歲爲道士命禮四世孫李某爲師至元戊寅擢西湖崇真觀上座兼書記辛巳充玄學修撰西太乙宮焚脩丙戌轉台州路道錄以一山公委寄之重不赴庚寅進玄學提舉任持龍德通仙宮元

真丙申提點佑聖觀事固辭之繼爲凝神齋高士兼住持玄  
洞觀大德改元提點玄妙觀戊戌充西太乙宮提點知宮復  
辭明年正月存被是命辭不獲始就職十一月授杭州路道  
錄辛丑陞提點知宮力丐仍本職壬寅拜璽書護持師內飭  
風裁外接光塵所居而理所施而悅初西太乙之失其廬也  
道侶栖栖然僑寄湖側偏隘單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與其  
嗣逸峰楊公相繼極力補綴漸見端緒師承其後必欲改爲  
以成先志相攸其宜凡杭之中外遠近靡不涉歷乃得一區  
於楊氏之廢圃面勢而原麓稱卜吉而龜筮叶要成而書契  
備於是發擗節所餘之緒裒材役工心計身督忘寢食而爲  
之未期年庫舍齋堂丈室即成而師以勞勤致疾然猶不自  
悔隆寒盛暑躡屣木屨几架間曰命之脩短天也西宮吾家

世事不可不竟性通豁與人交無城府在玄妙玄妙之人惜其去在杭錄麗罰者自以爲不究將迎之需應貸如已責簡文移省勾追代期末滿而退人高其勇故事餞行有彩帳師以沽譽無益却不受事一山公三十年驅馳艱險無倦容丁亥入覲宣勤尤至一山公仙遊與逸峰之喪營奉如禮在通仙建層閣關公帑翼俠廡宏外門在玄同則巨構一切鼎新之錢塘使客中都官往來如麻師未嘗褻與之覲初若不可干久而彌敬酬應稍空騷儒韻士絃奕觴咏瀟瀟然清事起矣世人言仙不可學以爲去人道遠故求之茫茫以余觀之古之名能爲仙者其人必皆孝弟清明忠厚然後得之去人道殆甚近覲師之爲人子孫爲人師長爲人交友一一無憾使爲仙者不絕於世非師輩其誰宜師將化命左右掖以坐

知舊問疾有洒泣者張目視之曰死生如寒暑晝夜何戚爲  
復就枕遂化嘗名修真之居曰耕隱人稱耕隱翁號明素真  
冲妙法師生於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及是年五十一爲之  
嗣者吳貴德胡仁方水丘浩然等也銘曰以道爲樊以氣爲  
馭其形甚勞而心甚豫天目之陽雲庭霧臺師乎庶幾冥冥  
去來

康濟甫墓志銘

番陽康濟甫卒旣敢附于新興鄉查勾源祖塋之旁及是將  
別卜窆而其孫吉州教授彥博奉族前鄉貢進士南龍之狀  
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衛侯封有邯鄲太守誼集衛侯以  
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爲京兆譜陶穀學士爲序其徙汴可稱  
者曰澄唐大理少卿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州太守觀所

集爲開封譜濟甫之生在浙亦由京兆徙有曰翼晉左將軍  
吳興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密州司馬密州之子  
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徙宗正卿事具密州墓志及唐  
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克遭巢寇亂避地黃墩因僑居浮梁  
之曲溪卒遂葬曲溪其子新家和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析居  
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又四世至澹軒府君景傑登紹興  
丁丑乙科調忠南教授桂陽今年未七十以奉議郎致仕始  
居番陽是於濟甫爲高祖曾祖勝千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  
濟甫諱燾字濟甫資性靜慎敬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弟妹  
有恩浹宗姻有禮交隣曲有道從祖茶陵主簿必厚禮部進  
士夢薦以鄉先生教學嘗往受業詞藻記覽爲同輩推許然  
試場屋輒不利濟甫一無沮容浮沉觴咏陶寫圖史充然若

它有所獲者生平足不履官府中更徭役戕冠博帶與塵土相持終其身家敝猶招師好客不少廢有司採能名檄授徽州紫陽正不赴郡校延為耆儒吉月必黽勉一至焉所居南榮樹橘成林里人稱之為橘林先生生乙未三月二日大德癸卯嬰風脾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七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祔查勾又二年丁未某日窆其鄉某塢娶李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彥博彥才護孫月孫圖孫女孫三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濟甫而嘉鄉貢之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于子孫也乃為之銘曰維橘不遷鬱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其牒者雖去之百世其獨無心噫嘻乎斯今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志銘



君諱夢登字仲實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自遠祖唐相國  
紳帥越遷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務郎皆跼鄂相  
承父碩以太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  
州教授早卒母黃氏安吉州歸安令申女也從政初壻黃卽  
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旣不幸而君與伯氏午發  
髻鬣能斬斬刻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爲李氏之不亡庶其  
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聲望憑膏澤以官學相薰李黃  
又餘姚高門語少俊者必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  
年遷歲移而舉罷不及售矣至元丙子鄉校燬帥鄉人新之  
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徽州月泉山長不赴郡別  
駕溫公廷玉行縣訪遺佚得君薦于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  
覆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爲隣州

明之儒先如內翰深寧王公猶無恙聞君之來動色相慶內翰卽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賢直躬贊長肅客合羣有蔽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掖之儀門書閣禮殿論堂齋廡諸役有煩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寮寀憤訟如潰河而庠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主攝旣而秩滿扁舟賦歸蒔花樹木爲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曰雲心並西一軒曰帶經客至瀹茶清言銜盃浩歌類古之樂天知命者大德丁未孟春有命授瀏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正寢生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二長文龍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氏餘尚幼孫男三昌孫昇孫曷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爲同甲嘗入太學於君家世爲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覩公謹重績暢疎財急義未嘗

無思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丘壑爲重旣幸脫民板襲儒蔭  
戒子孫勿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仙與祖塋相望捐田租  
三十斛以奉香火族故稀少歲時會集必盡歡洽有不給者  
亦贍周之嗚呼賢哉德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  
原而請銘銘曰嬰幼耆皓塵勞清素幸完而歸以面禰祖英  
英新丘龜從筮良勿震驚之視此銘章

樓府君墓志銘

士之閒居有能以家世積累自重而不繫於榮名勢祿者吾  
聞諸鄉井得一人焉曰樓君與夫君諱師默與夫字也樓之  
籍在明奉化忠義鄉自十一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茂郊始奉  
化之壤本爲鄞鄞沒改名奉化而鄞別爲縣銀青從自吳當  
唐季佐吳越王爲鎮海節度往來駐屯二縣間誥詞有公忠

奉職信義脩身之褒晚歲愛奉化鄞陽鄉山水卜築而居之鄉人感其惠死廟食於鄞之橫溪至今而鄉名遂易爲忠義蓋取誥詞云曾祖先哲祖紀父奎皆不及仕君世業儒天性恭儉慈孝尤樂於施予里中有鬪訟者正色語以枉直往往愧止治生無鈎距餘暇歌酒自娛賓朋故舊過門從容燕款人人得其歡心齒髮衰暮翛然如欲脫去世俗機械遇山林物外雲笈雪屐之客意相投而色相喻也一日命家人曰吾死期至矣汝曹勉之時大德甲辰五月三日明日遂不起生以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壽六十八娶董氏先二十三年卒繼室陸氏子男二復翁全翁女二於是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鄞豐樂鷺東之原而來乞銘銘曰孰有能分宗累百祀而不替其家之人也意行而不躓道隱而無華悠悠乎

其又何嗟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婺源考水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歎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爲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江南李氏金陵圍急逃來寄姓爲胡因籍焉其子昌義遂以明經中科九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左二寶者也第係亦著書有棣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徙考水居婺源郭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爲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爲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撰史纂者易簡居士諱師夔於公爲父一門十餘葉緇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

多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玩六爻循環習之無窮白首以為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橐楮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名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聞罷乃徑歸閉門養志以自樂然慕從之遊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人去為良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尤以不逮養為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泗不能已瑩寵親躬拜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公誠可為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餘十稔顧吾本懷常在考水念之不能一飯忘

吾死汝輩必葬我考水高倉至是臨訣復屬諸子我家明經  
胡氏子孫汝輩幸力學積善毋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  
丙申秋九月十七日葬公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孝善先  
生胡公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念  
祖進祖光祖德祖女四於是炳文以前進士程君龍江君靈  
胡君次焱之狀與議來丐銘銘曰燕其獨轟其伏旣安旣穆  
是為孝善之卜

張允甫墓誌銘

往時江南以太學養士至累千人業六經若詞賦者雖不特  
置博士而常往來通涖之然詞賦獨多其數常不與六經等  
於獨多之中業之而精者自閩浙江湘嶺蜀諸生甲乙可一  
二數開慶己未歲混試補弟子員吳門張允甫與焉又明年

春自外舍試中優等升內舍為太學詞賦第一於是聲譽陡起允甫又謙粹修重凡同業無不慕與之游而先生長者尤相敬厚自是十年再試中國子監舉又試中平等奏名遂自內舍升行上舍事為諸生長貳領袖旦夕解褐賜官而太學廢允甫恬然無得喪意談笑浮沉里巷又二十年而終始余於允甫同業中年輩差晚每堂廡間望見儀觀整整私心歎想自失既先竊一科去癸酉秋被傲考校兩浙進士同寮陳文林方叔為余言允甫賢行甚詳尤恨前時不得數數相從也及余晚自金陵歸鄞文林亦自合肥趨杭竟託孥允甫家允甫優廩廩之文林病死允甫醫藥殯窆如私喪文林蓋疇昔太學閩士所與同業尤相敬厚之一也余愈益慕允甫有氣誼真能不負生死緩急如此欲終與之游而其子觀以狀



來謁銘允甫以至元癸巳冬十二月四日死矣嗟乎傷哉按其狀允甫初名公顯避諱改士元曾祖彥琦朝奉郎祖仲父孝德迪功郎世為平江常熟橫涇望族允甫之季年始徙居杭死遂葬杭南高峰下麥嶺橫涇之居初纔中產迪功君單傳承家性坦踈無鈎距訾業不營而裕允甫遵用其道加豁達好施與平居一衣不輕服一膳不過飧至移於師友饋謝間里賑貸學校營繕驩如也事親孝內舍奏名時迪功君見之喜曰吾教子無憾矣尋執喪服闋即不汲汲進取以母陳氏年耄謁假歸養既乃艱關跣涉扶侍風雪中得股膝筋寒疾天陰晦輒發動良苦他日杭居有火警盡棄積貯急掖母行止與俱如初無苦者人以為至誠之助無幾何疾復作竟劇劇且絕獨力憊訣毋囑治歛必以儒服年五十有九葬以甲

午某月某日子男一觀也銘曰不為之鸞亦莫疵吾玉不為之趨亦莫跌吾車其豐吾存也吾發其餘其潔吾歸也吾復其初噫嘻吁乎後百年千年尚勿震吾幽貞之居

李思宣墓誌銘

君諱洙字思宣李氏饒浮梁人浮梁李世為江南明經高科聞家贈朝奉大夫諱詡者君曾大父也太中大夫刺諭制四蜀改刺潭安撫湖南以寶謨閣學士致仕特進謚忠靖諱遇寵者君大父也奉議郎刺信嘗入知大宗正丞今以老屏居于家名雷初者君父也宗正公初娶某氏後娶朱氏封儒人敷文閣學士天官卿諱貌孫之女而君妣也君生之四年以特進遺表恩授將仕郎又五年以覃恩循資擬轉修職郎又九年始冠又三年授室新安康氏又二年生次男樂父又四

年當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板授饒學正又四年  
考滿詣吏部格當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  
己亥秋七月五日也年止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君時  
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  
身俟命不貳而歸於張先生存順沒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  
有條貫既自寬釋異病少愈亦可慰吾親使知非如他人輕  
生徒死者以捐其憂嗚呼傷哉始君自垂髫而目厭朱紫耳  
熟珎瑀稍長連貴婚兩家所與賓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  
豈屑躁意名祿憫親年高欲代門戶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  
遠出然不意竟至於此殆真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二月  
君之喪至自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嘗為出涕又二年  
壬寅冬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生不疊其

躬死不沒其名去兮  
霆騫歸而馳奔斯人也  
殆庶乎存存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四明戴表元帥初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東昌莘宋氏有爲信州推官者嘯蹙而謂其僚剡源戴表元曰吾宗之先鄆人也鄆今爲東平府吾宗之居東平陽穀十八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葬域在馬金之季年兵燬漂淫士大夫家莫能知有譜牒世次而宋氏之可聞者斷自吾祖嘗爲軍千戶千戶府君娶東昌莘姬氏生吾父府君後娶莘孫氏因居莘爲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五人同時死其四惟號五公者在五子傳一子承陽穀之業千戶府君亦死葬陽穀死三月而吾父始生姬夫人抱遺孤居陽穀兩年會

難作徒莘姬之父母憐吾家單子又不可托數數欲奪志改  
適吾祖母誓死守節者十四年乃以病死莘而歸葬陽穀吾  
父府君生長莘性溫恭惻無機穽莘人至今稱其行生庚  
辰四月八日死戊午四月二日年三十九死之歲吾母孫夫  
人年纔三十六襲姑之化却鉛澤服素縞以嚴儉持家終其  
身雖比隣無故少游接而鄉閭姻族歲時慶弔無闕禮吾賴  
教育微倖成立至元十六年以尚用監史值進俘寶隨監長  
忻都廷見蒙賜白金爐合等器五十兩吾母見之喜曰此汝  
家先世遺慶汝何以及此宜自愛十七年勞調充征東行中  
書省掾尋改充江淮行中書省掾二十五年調承事郎鎮江  
金壇尹滿再調徽和門尹吾母皆及就祿養凡蒞官行事朝  
夜警督備至馭下慈臧獲有過譴逐必痛責子婦使復還中

外母敢犯教年七十四死初門生癸未七月三日死大德丙申十一月十七日臨訣呼諸子前曰我起艱窶至今日死不恨惟爾祖墓在陽穀爾父遺體寄葬莘城北恐散遠不得展省以爲念汝等豈能訓吾言乎言訖而瞑初門歸吾不孝不獲函遵吾母言姑藁殯吾母揚州以俟後歸今信府秩且復滿年加髦衰如有不可待及於大故將何以見吾母地下旣卜吉於莘城西三里新張保將用大德某歲某月日陽穀遷祖考千戶府君祖妣姬夫人之窆併奉莘地揚州考妣合葬惟宋氏存亡繼絕實憑二妣婦節母範苟延丞嘗爲衣冠家誠不忍遺負先德按士禮子孫追榮其親得植墓表刻石器子宜爲文辭以慰吾志表元辭不獲命謹實錄底裏鐫載琬琰揭之壘上使人知夫世之爲善無不報而幽閨窮巷孀嫠

寡弱服勞秉節於冥冥之中者天必憐其貞苦榮之以賢子  
孫使之康強壽頤而享食其效於以旌孝思勸厚俗非曰褒  
飾而已推官父諱衡母孫氏諱妙貞推官名或弟仲某早世  
季彬推官之子萬里彬之子萬鈞萬美宦學蓋方興未艾云

徐使君墓表

信上饒徐公卒於員郎二千石既葬其縣之石橋鄉南徐大  
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爲公名蹟在史  
冊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顯著然愈遠亦恐墜逸無以異  
觀瞻昭永久乃相與來諭于剡源戴表元頗有以紀之按徐  
氏世緒遠出偃王居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子卿字奇仲少穎  
悟目誦數千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曰是子必元吾宗嘉熙丁  
酉遂以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禮部中進士科人爲公喜公曰



時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郎隆昌南昌尉尉治  
左有南州高士塚荆蕪没人一日命薙去築思賢亭以見志  
轉運使何君處久傾蓋器重檄攝郡文學尋檄分司撫州小  
事許專決州苦和糴斛面及田宅稅契錢爲民害立罷之再  
檄瑞陽如在撫考滿未謁選會趙信父視師江上欲屈公而  
淮西總領所辟監鳳臺酒庫因赴其聘而兼贄趙公幕府當  
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入預籌畫出理鞭筭精采獵獵諸公  
間用趙公荐特差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遣榮王府奪民  
田公斷歸民田王怒語侵使林使公改斷公曰吾職可削筆  
不可改也輦下供億重歲入不足以支搏節出納作漕計本  
末一書示來者癸丑春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民喜見顏  
色問是吾分司公耶至則興學立黃勉齋先生祠清版曹宿

負覈經界隱籍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王應亨奴  
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郡改鞠殺人者常平司都吏馮汝能  
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名許捷者疾足報捷以邀厚  
犒乙卯秋舉禁卒與馬營爭其利致閉郡守主兵官不能制  
且亂公單車往諭咸聽命廣縣廨創蓮華漏建相業堂成皆  
自爲記包樞密聞其政謂人曰江西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  
已除尚書檢閱官書擬右司文字初立朝感激欲言事輒劄  
入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嘉興守挾同袍爲執政  
傲愎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以監州不職自劾守爲斂戢悉  
却俸外無名事例作一杯水亭暇日嘯咏其間愉如也除太  
常寺丞就守嘉興命下丁毋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婆娑  
東山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申八

月四日卒甲子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功懋妣王氏祖思聰妣陳氏父質通直郎兩浙轉運使司主管文字妣張氏贈安人配華氏通直郎建寧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年思退贊其決盡義嘉興歸相張安人喪盡禮公疾侍藥盡勞卒持制盡哀通直公在堂華通直亦老迎致相驩養盡誠宗姻鄉黨急乏賙貸盡惠旣貴不忘蠶桑常夜績課兒誦書教盡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至正壬辰十二月丁酉以遺命葬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而近子男三忠甫歷上饒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登仕郎出爲外家後先卒次志甫以軍功補官垂換授州教授卒女道韞適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拱辰徽州教授次宿老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爲文有體裁自舉子時聲

撼場屋及官學東西師友益廣如袁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  
徐景悅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淮西暮年增餉  
額十一萬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耻自陳併他賞皆不敘呂  
節使文德舉親民却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賢公爭致門下  
兩辭之在右司當寧顧輔臣稱信有三徐可進用指公與忠  
愍公之子直諫台守宗仁也丁大全貪其功誘公監察御史  
且囑以林參政彈文公曰臺官可爲當路私人乎即日告假  
出關去里居服闋有荐于朝予江西一州不拜予歸班不拜  
翁祭酒馮舍人皆同年在朝屢道賈平意意將處之清要以  
父年八十不可出力辭終父之世不過朝奉郎賜紫魚服鳴  
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隋唐以至近世所得名  
卿村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沉潛好氣節疏通知體要無有肯

遽然闢葺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即成竒傑蓋其獲之也不以  
求而以知責之也不以役而以禮故人人得自持重而盡其  
材余生晚雖不逮事公卽公之淵源趣向皆耳目所睹記賢  
者不必以不仕爲高仕矣天下共名爲奸邪者嫉之不可主  
天下或名爲奸邪或名爲忠良者疑之不可主至於天下共  
名爲忠良可主而亦不苟就焉若公之落落於吳謝丁賈之  
間所向偃蹇盤旋孤行直立此非可徒以科舉士論也昔者  
延陵義死墓有旌題仲舒貧葬行路展禮庸敢竊附二賢  
例揭之壟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談故事者猶有所考不亦  
可乎

五山陳公墓表

嗚呼是爲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玉山後稍

徙上饒沙溪之旁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稱之爲五  
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  
兄弟諸賢爲領袖疊山謝氏城山林氏藍山張氏之徒爲羽  
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以義氣招致衣冠俎豆不  
徹於門篇章箋翰日積其席乙卯秋尋用詩賦充鄉貢州人  
謂一蹴且躡通衢雲遊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問學  
築室聚書闢館聘客笑談步趨皆有法度久之名成行孚鄉  
隣有爭則聽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  
衣韋帶而尊於王公重於專城者其道類如此也丙午兵起  
始避孔道入深谷茆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飢全活甚  
衆事定起領邑校掃燼地立講廬於是大會民數郡博士以  
儒籍爲憂託公扶之聞命不辭殫勞罄資凡留連省戶下踰

年迄脫同袍于編氓而歸會廣信闕長長廣信州將部使者  
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終身馬喜爲詩有古近  
體并雜著若干卷藏于家性篤直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  
如已出及聞其惡一不掛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較施不伐  
由是無絲粟怨嫉於人美鬚眉耆年華皓意行郊屨間識與  
不識望之知爲吉德諱堯龍字繼臣曾祖伯運祖德寧父良  
才世爲儒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舜懋  
早世次舜清婺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學正祝廉次  
適趙鎔皆鄭出孫男六禹疇禹錫禹遠禹範禹謙可崇女二  
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  
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里雙峰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  
以孝間居父喪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峰亦自卜余之來後公

死纔一年每臨事接物輿板援不及之嘆嘗作詩哀傷之又  
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雙峰阡婆娑松檜撫問泉石遺風猶  
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其子孫多善文雅喜從余游爰采  
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辭植表雙峰之下使後來爲者知勸  
慕云

徐耕道遷葬碣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四幕文武掾佐浮沉去來以千計徐  
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稔也爾後三十年來上饒於君  
爲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詞賦蓋上饒之徐自衢  
徙而居世黃塘諱元得字耕道曾祖賜迪功郎祖植禮部進  
士父華甫自號橘隱翁世以儒素科級自重至君從兄忠愍  
公遂爲壬辰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官二卿當忠愍



公時四方宦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携超穎之質入則與  
二季端友龍圖立大侍郎綱理書疏出則與趙茂實尚書徐  
景說秘書輩商略義理及旣不得志場屋而遊則與揚州李  
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畫籌策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叅  
預天台葉集賢諸公攷問故實聲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  
成良器江淮舊稱功名馳驟之地嘗奉檄築懷遠軍城補進  
勇副尉升授滁州散祇候移淮陰文家峰巡檢淮陰尉進保  
重慶轉進義副尉又剿廣益盜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  
承信郎至忠翊皆身犯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空言寄功幕  
府之比然盤旋曲折亦不足盡其才而歲年老矣於是歸傍  
鄉井旣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  
以禮館穀君學徒爲之填委會李制置弟宰和門於德興鄰

邑也復招游和門爲刊所爲詩詞曰橫塘小草一筆二筆者  
若干篇君平生輕財有俸餽卽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益貧  
三年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不爲前時意  
度閒暇惟去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曰明遠并主隣社香  
林社友又爲刊小草六筆者若干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劇  
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有此行遥指柯山云云數十字若寓  
升遊洞天之意書畢而逝十月某日也生庚辰十一月某日  
年七十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某次某皆  
早世次某出爲衢官堂宗人後次直謙銘曰不局於趨亦不  
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魁顙豪膺閱此佳  
城

周府君碣

饒安仁周君諱文清字清之年六十四以至元辛卯二月十六日卒乙未二月二十七日既葬于附郭之譚山而石表未立其孤懼無遠於芻牧持武岡王侯之志來請銘按志君曾祖諱某祖諱遠父諱志家世循良君早從鄉縉紳問學恬於進取而訓兒女一以孝悌忠信邑大夫推其賢尊爲耆宿常禮貌之歲飢荒力勸賑恤人有鬪鬪爲質決是否皆喻而止安仁路當孔道每觀風問俗之使至納其雅言民受寬賜晚歲益屏人事灌畦種蔬以自樂號愛圃翁文士賦詩盈編君不介意頗好西方之書繙誦梵譯若有深得者迨婚嫁將畢遂感疾命家人衣周身棺周衣條然而逝世之談儒者嘗詆釋氏爲誕其弊也華言雅趨而少誠慤觀周君之於出處死生之際不近於有恒者邪君生於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先娶

李氏繼夏氏俱先卒子男三宗屋宗懋李出宗允夏出女一  
嫁支以良孫男三女四銘曰吾聞適丘墓道不施哀而哀生  
嗚呼茲岡吉人之藏其固其康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四明戴表元帥初

題

題繆氏族譜

中世士大夫專尚譜牒以爲宗法廢所賴以攷訂昭穆而知氏族之所自來惟有此耳然亦不幸兵燬蕩析漂寄荒遠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其勢無如之何則往往謹藏諸心遇官學所歷博問而精覈之萬一或庶幾焉信州之繆爲儒已久其族聚居上饒靈山之陽謂之繆源今猶及與沿江機宜諱君珪字振玉者交游江東呼繆作穆不聞其復爲他音也而信州之俗承襲淺俚乃猶以爲繆戾之繆至是機宜之族子若鳳教授天台又得合黃岩平陽長溪之譜其世次由

江南之近年上遡戰國以達於魯穆曰史記孟子書穆通作  
繆定其望曰瑯耶蘭陵東海而三郡皆近於魯吾家彥肅秘  
書又題文譜端辨秦穆公書錄秦誓蒙毅傳不應罪其殺三  
良棄百里奚魯穆姜書於春秋列女傳不宜譏其性慧行亂  
而皆改從繆戾之謚秦魯臣子亦不應以惡謚加其所尊謂  
宜於譜直書穆氏爲合於古辭嚴義備可以一洗千古之惑  
覽者其慎詳之

題新刻袁氏孝經說後

右袁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刊在宣州學官有  
知州王侍郎附註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余未  
之見也正肅於余爲鄉先生先伯大父雲臺府君託同甲戌  
進士第爲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爲多蓋正肅公之父正

獻公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遠事象山而家  
庭承襲深有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  
聞分門授徒晦菴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  
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  
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  
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  
正肅公既貴嘗持江東憲節數數爲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  
部之貴溪乃爲象山改創祠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  
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  
人之數翔仲今又爲侍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併刊之塾中  
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美余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同  
者遂不得讓而繫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旣

望識

題徐可與詩卷

雪窓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徙鄞高才博學妙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即棄丘壘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嘗見其板刊雪窓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爲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深音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刑之未



墜而吾鄉詩祖氣脉沿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抄帙後有庚饒州繫譜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謾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秘閣等啓以為不當作余蚤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遍官數子此說既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者同為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諗其放阨而不傷困窶

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為身謀  
為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已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  
戚里權幸而為之邪雖血氣既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  
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  
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為文不能不徇人之求  
龐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曰我意非有它也人誰能諒之  
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  
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秘閣等啓絕不類本  
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三人望而能辯其為放翁  
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丞相忠穆呂公以勲業為渡江名臣而常耽悅文藻云得法

於李邦直復初之大父於忠穆為孫亦承學於放翁非稱其  
家兒邪近世負官簿者自貴而捐問業之謙名師資者自賤  
而失守道之高皆不復中原遺俗矣披味此卷令人恍然

題寶葉真

身不待帛而溫名不依權而著此吾所見於源公者也及乎  
苦心密行憂萬人之失乳而不敢私其形者吾亦不得而知  
之今乃見其真有古墨氏之風也

題獎孝詩卷後

右獎孝詩一帙騷壇名公獎康彥中公廬墓之孝者也公諱  
敬字彥中鄒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敷奇吾刻源山  
水購茂林通冢張氏山窆乃考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  
之年自扶柩至兆既葬別間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

留廬墓讀書張氏嘉其孝且俊妻贅之因家茂林為奉化人  
今其子姓詵詵門昌資裕孝讓之風藹然為鄉族望有繇也  
一日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  
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黨之則在  
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是門者矣康氏子孫能寶藏越今而  
時閱之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  
稽孝子之世而譜其行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朽大德  
十二年仲春望日題

題董彥醇詩後

始余過竹溪董氏舍見諸少年諷書林樾間童冠相錯笙和  
玉明時兵革新息肩文獻散落私以為故家遺俗適當然耳  
越二十年復來前所見子弟皆肄習脩飾咸偉丈夫而余年

浸倦衰交游益荒為之驚喜過望有名儒金字彥醇賦詩一  
小編閱之則其氣士衡入洛之雋其趣仲宣遊鄴之暢也於  
是與之語累晝夜娓娓皆起人意而每及詩輒求益不置嗟  
乎士之生患無以為之家有家矣患無以為之徒有徒矣患  
無以為之志彥醇內承賢父兄積累之資外收良師友殫洽  
之助觚鉛細素不絕於席衣冠軒蓋日盈其門所以開彥醇  
而迫之以必進者不遺餘力此其志豈小小顧余之不敏何  
足以慰酬之抑學者之為詩猶富貴之求丹然世以為無丹  
不必學又以丹為自成不待學皆過矣若必待學而成則當  
捐紛華參養草衣木食輕寒暑忘飢渴以求於深山大澤之  
中萬一或遇其人而得其法而世累不可盡棄人亦有自能  
清靜淡薄不出戶庭而致其人與其書者是蓋有數不可以

一槩論然亦必其受道之質去常人遠甚然後可得彥醇之得於天者豐矣其益修而俟焉

題趙考成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淳祐辛丑是時當蔡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事亦甚岌岌行人玉帛好問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等何以拘繫如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熟於料敵能得人死力又善置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遷延伺報不決它相繼至幸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為意以故留滯至於三十六年乎正使月呂茂思偶以中毒死其餘者十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徙寶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嗚呼匹夫杯酒意氣許

與尚一語不忍負朋輩而况國事握節銜命如趙君可以言使臣矣得一令長歸見天日而死萬萬無恨功賞厚薄不足置齒牙也而兵交受人使問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死者且盡而謀國之人不知此不可以為寒心乎余不及識趙君士大夫多言其諸子世顯者能誦事實於人以揭其先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澤殆未可量也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所翁畫龍雖近出真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欲畫時遊戲取人縑素用墨瀾潑有及有不及乘快隱隱數筆龍藏其中矣憑陵傲兀恍惚變滅蓋君自以寄意為樂龍成傍附題述辭翰散朗與畫相入真竒物也世人見其易就輒亦造次擬為之不滿一笑此卷微瀾細靄瀟漫通幅前衝後擁略具鱗鬣點

染精緻殆非一時信手之作姚氏謹藏之

題坡書歐陽公鴨鵝圖

右草書歐陽公鴨鵝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夫家從來以為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為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筆法與此略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雞者京西人以名鴨鵝南衙捉伏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為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為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楊雄之無後以為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楊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



決非敢謂我為安然無愧慙於心而有所覲於他日者然其  
家屏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官師公始以名字動于京師不過  
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  
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逋流分竄於蠻煙  
蜚雨之域洶洶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為無天道矣誠不自意  
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  
譜牒不可詳攷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  
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歲主太學聞有六世  
孫塏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為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  
乃相見于杭出所叙次昭穆整整不亂為之驚嗟喜詫當二  
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筭之中想望章蔡威嚴何敢  
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

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  
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卞子孫士大  
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為之驚嗟喜詫一辱其  
身雖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醞籍少余  
年數歲拳拳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清純謹直為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復有  
異評者今又獲觀文公親書為公所作唁疏挽歌二幅彌可  
珍尚其時士大夫人人愛惜自重不敢棄其身為不肖者不  
但名義當然亦懼端人正士之不與而或議其後爾嗚呼嚴  
哉

題貫休畫羅漢

此老禪津詩液流布縑素乃作此變幻詼詭相邪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規求似強勉而不自然乃優孟之學孫叔敖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改用小字絕不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哉

題秦景山遺藁

余嘗愛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為人排難解急而不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能著書書不傳自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涉患難偶幸不死晚始及聞廣陵秦景山之為人景山與余同太學任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策全城及論賞優秩輒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曾次賢於人

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春容醞籍雍雍然周乎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為有本之言哉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信之為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繇水迤居可以養真全身出便於馳名遂志故其地常為高人奇士窟宅余平生所嘗交游名字班班可按也洎余之來流輩俱盡而惟深岩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學者翛然獨盛為之徘徊太息州南有貞慶宮當郊關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士曾法師居之每歲時休沐講肄之隙必一往臨眺法師又氣誼深古至必綢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無薛公釣隱岩公詩編相示讀之有南華鵬鷄之趣薛門鸞鵠之韻不但葩華搖落之餘以歸根反本為慰而衣冠故家門祚荒絕如法師之為人子

孫能揚先譽起遺業尤絕無而僅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諸龜筮然後行事雖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愈瀆卜愈繁乃至筵筮環琰之屬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山籤詩復據易卦為辭近古矣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大學緣余仁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竒才高等名為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為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嘆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詢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興廢本末不可謂不知

其槩矣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詩亦不足以為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亡誰在來上饒有閩清趙主簿携致軒詩一編見示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科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鑒之故不致冗雜散逸主簿君於文昌為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爛班在目為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嘆也文昌詩襲清於放翁潛夫資爽於堯章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聞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為搜訪彙聚以俟知者出焉

題畫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即樹欲石即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

昔有送長縑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為作小手  
輪掌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愠不敢言然不害  
為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為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  
有以得之邪

又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可畫矣惟將  
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往為  
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繆詩猥札者蓋贗本  
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煙林水嶼伸紙數尺自  
非須臾可就見經營布置時累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  
仕吳詣錢生值醉得之良是

題盧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苦簡薄安有美池苑臺榭如此圖所傳者蓋  
開元間官府就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營飾以賜之又於其中  
聚學徒五百人非獨居長往之比也畫本通幅今改作十段  
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爽飛動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家池亭飲於時隆暑  
會者數客席端仇廉訪微笑問是亭宜何名余名之曰清風  
廉訪公大喜稱善因娓娓款論移日酒散各別去不相聞然  
心知其人中原故家君子也越四年留信州有妙年書生携  
其祖雲軒仇先生訓子詩卷見示叩之即廉訪公尊翁所作  
嗟乎有見於詩三章皆有所指切而辭情溫厚音韻閒適可  
以優游起發無急迫苛厲之氣想見其居家無言而令行不



怒而威立士大夫輕窮達忘貴賤所至有以自養亦不遽墮  
其家聲者用此道耳仇氏世世謹藏之

題畫卷

此卷修顙深目衣裳而拱者一人服同而貌微瘠肩隨于旁  
者二人題者皆以爲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  
一人或以爲楚接輿或以爲榮啓期則余不能知也余又有  
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無席古又未有小冠  
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而加巾則俱不可知也然筆製精妙  
自非近物必有博識能定之者

題十一子像

昔吾嘗論太史公敘孔氏門人不當有七十子之數文翁又  
圖七十二人者于廟皆非所以尊夫子大聖人之生於世其

道之及人如天地之成物大者大成之小者小成之而可以  
數計乎與孔子同時人雖尚多賢竊計未有踰於老子者夫  
子且嘗問禮今禮家雜記其言多本老子則老子之賢在其  
當時所嘗學道而去爲君子者何可勝筭豈止如今杜君所  
舉十弟子而已而杜君學仙謂老子爲仙祖十子者皆得老  
子之道而仙吾友趙子昂畫不易得乃爲之十一像像繫一  
傳其於老子也是猶不免作漢人尊孔子意耶

題胡瓌報塵圖

胡瓌報塵圖事具畫史此作騰趨精迅毫縷罅縫間俱有動  
意是其真跡無疑報塵者異時邊堠以塵起計馬數多寡數  
騎疾馳東首鳥舉電抹前無行羣後脫追者壯哉

跋劉文節公帖

嘉定初誅權奸以舊老召文節劉公於瀘垂入國門出之襄陽其惓惓之心出處進退之際有羨於陸生何足怪哉陸生不知何如人吾聞唐宣公謫忠州無所用心惟著方論醫家至今賴之近世放翁廢居山陰往往野服行山蹊背囊施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爲名者人名跡晦著不足論陸氏世有賢達不得志則隱於醫藥事適相襲如此皆文節公意也

題溫上人心經

溫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諂人而遇其性所喜悅驩然自留得錢出戶卽散施貧者或多則袖携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葛屨放浪嘯傲於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策名貨利爲何等物故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蒲萄遊戲遇物立成至有氣

力者具紙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聞東昌徐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盡興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為難得徐氏幸寶藏之

書張浮休柳行錄後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間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軒然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為戚而以其身得周遊縱觀為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之為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同而下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敕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及既在行實隸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傳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入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

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訐之則虧爲人僚屬之誼且旣皆受罪於朝疏之則近怨故一不敢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爲好事之助西羌爲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馬而共其祿勝馬而分其功小有戾責揭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尚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毒菴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修當魏文節公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間文節家固多士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間爲之徘徊

却慕肅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燧一日從汪村  
傍近小民家梁皮間得故紙一束倚據而綴葺之知爲梅菴  
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厓字張甫梅菴其別號也  
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  
世丘壘皆在吾鄉歲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邪  
抑或如晉宋間人相思命駕乘輿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  
木辱其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字  
體竒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真舍人宋  
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間往往度史丞相家羣從相去  
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  
墨出於塵煤虫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  
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尚能言柴君

黯黯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卽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有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之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神仙則已果有之大丈夫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凌雲霞鞭鸞鳳而遊於垓北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適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沒祇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稗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題孫常州摘藁

孫常州天資篤雅瀟灑人也晚歲歸卧四明山中卽園池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篇翰之勤寄簿書之能而尤好哦白樂天詩意至輒効其體爲之得之不勞而神全機縱坐客往往服

其敏而慕其達也余以連姻往來屢預其集每見琴樽杖席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及私歎一時風流略與樂天何異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薰摩沾灌之所致而今豈復易得斯人哉公既没其子將版刻家集以傳而所作極多力未能及遂先摘刊一二以荅求者此藁是也余讀而潛然昔樂天以無子為恨垂老手自編次詩文寄藏浮屠之室以求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題趙郎中詩卷

寶祐景定中山陰趙郎中以清材直氣不容於時退居山臺而四方士大夫從之如雲余聞其家客至日以累十數至輒留連竟夕東琴西弈南書北畫談笑縱橫人人自以為得盡其意也晚年臥病事力益衰然一日無客則為之憮然不樂



其天性如此雅善爲詩規模風度宛然在陸務觀高續古之間而尤精行草每一篇出師於好事者幸而得之尺箋寸楮不翅重寶今蔚公所收遂至百首又多有多塗竄點定蹤跡不作意而甚諳理殊足珍也剡源戴表元書

題湯仲友詩卷

湯君仲友兵後猶在吳中余屢得其詩讀之蓋年七十餘矣深沉醞藉足稱遺老此卷固是其少作邪舊時江湖間諸公以詩行不少謂之詩客公卿折節交之自莘子山敖器之劉潛夫前後詩禍作士氣稍稍摧沮雖不絕然不得如昔矣剡源戴表元書

跋史和旨詩卷

宋時宰相世家多言韓呂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然問其人

之賢必多言呂氏夫呂氏豈能皆賢而無過哉君子愛之也  
從而爲之辭至於韓氏忠獻之後一跌而不可支遂使不得  
容於世論他有令善者亦若分受其辱余嘗疑之蓋韓也多  
敏於才呂也多遜於學遜而學者人常進之敏而才者人常  
退之此人事亦天道也渡江以後世家之盛獨在史氏遂欲  
與韓呂爲三文惠開國淳風粹猷載在方冊生其門者人懷  
卿輔之望兩制以下或所不屑然及文惠之存乃有同產弟  
刪定君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  
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勉其子其子和旨君又辭不拜夫生  
而貴有德而祿命也不必以不仕然後爲賢而况富貴人之  
常情二君於此顧能有所不爲辭遜之節植於一門非講之  
而習履之而察有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此固尚德君

子成人之美者之所願聞也戊寅之冬和旨諸孫景肅出所  
藏和旨遺墨相示詩若干皆清純典密有詩書仁義之味筆  
墨超勁可以想見其人景肅好修強記誦前言往行本末整  
整云自刪定以來父子祖孫人人有集世家學問之澤其不  
在茲乎經有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景肅歸而倡其諸弟  
者思所以承之哉

題萬竹王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  
從南來以丘壑在萬竹察廉岡愛而居之學者因尊稱之爲  
萬竹先生其詩醜醇委婉出於離騷號荼甘集然端叔實未  
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爲端叔之學  
非薄其學不爲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

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款篤如鄰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歡其無成而借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緣肯爲其學至秀發之子蒞居古桐始爲詩有茶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羣從某以棠墅藁傳棠墅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闕茶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科舉學盡衰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墅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爲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攷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承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

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蕩滌譬如飲食之於庶羞肴饌以為不可闕耳未知詩之雋永極味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味之酸鹹苦辣煎煮百出如膏糜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為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輿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峽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鬪博下至傳藁生徒執硯童孺歎唾相重亦有法則今一輩衣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淒然孤留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怏怏慨歎謂不復談此事矣里閭之間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壚之憶為之悠然上

心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而能不理其模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爲知言

題王氏寓菴遺藁

吾鄉王氏自伯倫季嘉兩先生不但以文學科目起家其發言制行足以儀範閭里涖官行志足以潤益政治事具山陰陸放翁所撰舉詞墓誌余爲兒童時猶及識其諸孫行十數公皆修衣冠高風裁人人能言家世本末蓋可謂桂林無惡枝藍田少凡曠也投老火毀百折之餘乃方得見寓菴遺藁於其孫得塗寓菴名宦字抑之於兩先生爲從子嘗以詞賦再貢于有司七上禮部不售僅晚授南廊一秩丞佐小邑權雖卑不肯齷齪苟祿屢與上官爭役錢辯水利列邊防形勢

欲以經濟自見言旣不酬卽和淵明歸去來辭棄官歸養瀝  
然有近古豪傑之風亦不負王氏家法矣然死未百年宗緒  
單落殘章斷簡平生辛苦續述而欲存者幾不自保而其孫  
偶由甥館宛轉得之自古文人才士學成言立而不傳者何  
限寓菴之傳似有以相之而然乎因觀藁中同時還往若端  
本李淳伯吳伯華之徒異時皆崢嶸名輩杯觴冠蓋笑談無  
虛日而今問其子孫一無在者可為惋歎安知吾黨無能贊  
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者其以此藁補之剡源戴表元書

題袁通父詞卷

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題為懷湯師言張叔夏諸人  
而作余少年時屢過其地攬慕古人風流遺跡俛仰大息亦  
知為遊行快心處於時舉措輕捷交游易得不知世間離合

之苦顧今此樂既不數數而同輩友朋消爍且盡幸而存者復憔悴無聊賴故讀通父詞而悲又羨通父之襟誼能文而好禮皆余所欲為而不可得也

題京兆劉侯事後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殫膏粱之養窮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辱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隳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為痛惜甚矣故顏真卿張巡之待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季陵孔光之惜身顧蔭君子慚之也謂之媮生吾於京兆劉祥卿之言其父之事亦欲有以慰其心而榮之祥卿之父死於邠部川邠部川者西南蠻夷種所居異時邊吏以恩信羈縻之不盡用內地



法然猶時時桀驚不可猝定祥卿之父以招討深入其巢元  
既受約束而變起不虞力戰死焉祥卿於時年尚幼迨長大  
從人語及本末必悲傷感愴不自禁嗚呼孝哉祥卿勇哉其  
先公乎然祥卿將家子方好文墨謙謙士大夫間行身揚其  
先美此殆劉氏義烈之報時方念功豈無知之而為之言者  
祥卿靜竅之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易以象為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  
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去象不知去象  
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  
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竊意王弼註未行時  
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茫然不可

復攷余爲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爲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啓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變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又得今雙溪王公筆記其說以書起象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興於中文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其在文公鄉間師友間幾於鶴鳴而子和也語曰履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大德己亥歲仲夏十日後學剡源戴某書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氏族惟王最盛最難攷蓋自秦漢初則旣淆亂王子朝之後與齊諸田改姓者人莫能辨元城王家有欲以古禮取名而

身娶於王他可知也士大夫又遠二十年亂離竄徙譜牒散  
亡乃欲追補渺茫無據之昭穆亦甚勞苦然自吾耳目所可  
知而又不卽紀則愈後者愈無若之何婺源武口王氏獨能  
知其出於齊大夫王子成父爲太原王氏其次居祁縣可知  
者爲東漢隱士烈其次見於韓文公所爲墓碑可知者爲唐  
尚書郎玄暉自此下凡十五世其所以能然者以宋嘉祐戊  
戌歲有七世孫左承事郎國子監主簿知撫州崇仁縣汝舟  
嘗爲九族圖嘉定辛未歲有十世孫中奉大夫婺源縣開國  
男炎嘗爲世系錄而其宗遂因之而不散錄成後迄今又幾  
九十年中奉公之曾孫傳又搜討綴緝增爲五卷而徵言於  
余余旣嘉王氏世德之長義風之美而前後賢子孫能爲人  
之所難知尊祖合族之道遂喜而爲之書

題周氏先世書帖

余初來杭卽與周子一同遊同枕學同治詞賦相善也余先  
仕數年歸而聞子一領江東學事甚恨不得見子一旣死其  
弟以家藏書帖見示蓋子一戊午歲秋賦初出其父喜其所  
試如格而書以與之者也是歲子一遂充鄉貢閱之令人悽  
感又以見異時雖科舉學父兄子弟於平居造次必以成人  
相期者其事如此而豈可盡廢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四明戴表元帥初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雖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聲異

曲衒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富盛祖述梨園  
霓裳遺製而為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沉著得  
意趣邪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真若是與否余不可  
知然觀其裏裝鮮華徒御輝赫乃如虞卿蔡澤之容辭諸侯  
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飯水飲之為安乎或曰神  
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速不供具而佚不館置而能不  
乏使而子欲以世俗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頗令人增煙  
霞棲遲之想

題怪木踈篁

文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喜作它畫也州倅番易吳侯

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惟木一紙湖州自是日嘗併寫疎  
篁而熙載偶逸之矣薊丘李侯仲賓作竹來自湖州筆力足  
以追配因請為補遺而合刊于奉化學宮以與好事者共之  
異時風流潤澤衣被照映於是邦文獻為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為非秦篆然  
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為  
據何也俟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為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  
有家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塚之外今人胸中無十卷書輒欲假  
借眩惑以為坡蹟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

疑子由真當為弟叔黨直當為子矣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不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洒才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玄為榮之慕觀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誥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獻公所評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直以為有體此誥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氏家寶余嘗見唐誥書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特以楷為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恣如騫龍蹕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



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來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莊簡正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躓百折而忠純骨鯁之氣濱死不衰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諸公蓋差少遂意由今較之所就亦復幾何哉山樓初寒緜閱遺墨為之毛髮森豎

題方公剛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奔蚋集有自庶僚談笑至政府權燄可知也然亦往往未久而敗蓋有自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汗人齒頰為千古嘆辱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如張德遠趙元鎮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今觀之人品超檜幾等而一時遇合俱

不如檜人固不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困齋方公耕道起弋陽  
布衣得一科即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數公  
同黨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沉壽夭非緣忤檜所  
致命偶當爾耳余來公鄉見公諸孫出諸賢往還翰墨讀之  
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慶弔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來法帖可攷也  
北岳王氏藏其家右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前輝  
後映良為故家竒寶然習俗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嘉叟為  
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醞籍讀之令人心醉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書法端嚴簡勁如天球大

璧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文言敬義以警發學者  
尤可寶也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黨謫廉州編管時歸訣其弟珩者  
也公見二蔡兇威叵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不死觀其隻身  
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怵迫之際於家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  
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日錄汗蠟正史既作此書外別  
有自撰墓誌文及追薦國忌疏文若干言備載辨誣論等囑  
其弟密藏之以為不幸身沒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  
可以為吾之證而已無它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當是  
時尤以日錄詆誣歸罪蔡下而不及安石及來吾州作四明  
尊堯集始明白痛斥王氏而悔合浦之支離回護以為非矣

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固尤為未定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  
年至宣和六年凡強健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  
殺之而國史朱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錄者公之驗也公死  
之明年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蠹穢聞之必唾而公殘  
箋廢墨脫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寶愛如此士大夫可以  
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蔓延及於釋氏此  
蓋喜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者不可專以為據也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  
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  
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為人所歆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  
祿苟充宦苟達即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

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  
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為光寵當其盛時大  
書深刻金壁輝絢與臺阜隸之徒嗟誇而嘆詫然其為人卑  
汙齷齪雖復巧施為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為  
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  
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  
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  
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它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  
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舊遊而得登舜咨所謂梅  
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為舜咨詳論趙蔣  
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  
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  
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  
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為不能出  
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初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  
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  
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為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  
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  
通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  
也緣本書為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  
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  
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

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弘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藹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為幸也不既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於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讀併日為之作興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槩于卷後而歸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題茅生刻字後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宮題詩屋壁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為耻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用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衰之季不棄其世守橐史記若干卷入南明山中讀之自列傳以下篇為一詩顯有所規微有所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字擿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為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又早攻詩安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著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



禮家辨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可相起而不能相為也君尚有以教余者乎

題陳強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愫不可直致輒略加隳枯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余為之憤憤久矣山陰陳強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哉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黃帝蓋養生家為黃帝之學者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百家如蝟毛而

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說至言黃帝尤怪妄不經更閱明智訖未有深非之者要以資於近用非所可廢而已如此書舍曰非黃帝所作邈世學道之士得而習之固不為無益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為也為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為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為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為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

昂既自見於書吾舉令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楊司農  
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雲  
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鳥之曲曰此投林  
聲也諸為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為其  
音為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  
得為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  
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  
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  
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為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  
余嘗私譙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為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  
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  
咧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

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舍之  
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為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為何  
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  
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  
徵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  
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  
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  
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  
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媿遠尤能  
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沚之浸雖狹

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皆井未滌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常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徵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可也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為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綢繆舊故豈如他人朝遊暮忘若逆旅相逢之為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為之重慨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耻於不入學而不耻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為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

出任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湏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後  
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  
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旣無利祿得喪於心國有大事  
則不顧鈇鉞群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  
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嘆自後一  
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  
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為諸生相從顧不媿乎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  
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註經術  
吏事以至巫醫筭奕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  
以為常郡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

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時衣冠廣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為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噤口瞠目有茫然之嘆每群居燕聚舉閭巷牀第猥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尋常雜書多重複牴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衆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且暮且去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為題其梗槩於卷末云

題沂州先賢攷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攷洪範之說壽富康寧考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為之至於攸好德則在人而已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來見古人名賢盛德君子為之歡欣慕悅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聞一嘉言善行亦願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驅迫美誘而然哉以遠者猶然若使鄉鄰里閭而有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而其久也百世猶紀其遺烈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傳之類皆足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亦因之而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賤通得行之而法所不禁則何為而不為沂學舊有忠賢堂刻鄉賢名字于石兵火燬滅矣海漕萬戶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續之增舊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



已得二百九十六人猶恨近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問也來江南以謀於吾黨余嘉輔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攸好德者合既力贊而成之其古琅琊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採取寧過於寬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當稍釐汰之使有勸云

題雪竇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麓有二僧剝其陰為梨州杖錫而其陽為雪竇比二剝稍寬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然騷人勝士有事于雪竇者間涉筆墨往往不過單章隻詠以相酬答未有囊括本末而為一書者蓋志書荒唐行役匆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亦莫得而詳也番易吳熙載以故家名儒來為州判官奉公檄經過留不暇久猶能採摭詢訪作雪

竇行紀一卷事贍而辭精趣諷而理覈不但可以盡本山之  
故實而梨洲杖錫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  
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宜布施此文使刻藏本山以示  
觀者

題李常鄉試稿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干戈以來有身為名人子孫問其祖  
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聲華詞藻相掩映  
數百年不墜者宣城李氏固不可多得也李氏自唐已著入  
宋太常公以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此卷即其試稿中更  
散軼六世孫宗正公能搜攷訪獲遂復為李氏物今又再世  
凡兩經兵火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  
用詞賦未改對策士大夫廉耻自重無挾書假債無冒名請

託人人各以所學著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為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說康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既無專師為師者以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陸子靜在鵞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為之流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祿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乎其入哉提舉學事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篇純篤精實機無虛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矣

題徐山長講義

講之為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浙  
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  
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  
焉今之講師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  
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為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  
激發開悟徐則高為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  
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既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  
地理之類攷據思索俱不疎漏古稱教學相長詎不信然衰  
老廢放加之以驅馳形神惘惘何由頻聞至言乎書此以識  
媿慕之意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羣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強聒之

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几之紙臨容丈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寢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為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游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為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乎既感歎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年覽此又為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為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豈易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即與焉推是以論人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媚曾覲其賢易決魏公雖終始不道和而

輕信累敗罔功又嘗沮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其志是雖欲  
盡賢之而人豈盡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  
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銳時脫歲識鑒精明  
純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懷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  
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迭嘯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枝梧  
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  
獻肅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摧奸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  
望山立焱起嗚呼壯哉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  
同客錢塘出行狀志銘謚議及省櫝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  
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歎悽悵久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四明戴表元帥初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謚議

濂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鄒魯其  
衣冠言笑雍雍然與人蓋無異耳大程先生亦用此道至伊  
川先生始以軌範肅物之論有所不屑然當純公旣沒衆說  
紛紜卒能堅忍植立而不墜其師法者伊川先生之力也夫  
由前之道則廣而難窺由後之道則高而易踈知之尚艱况  
從而名言之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尚之所擯  
黜吾鄉考功臧郎中為此二謚議時去黨禁之開歲月纔幾  
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真其

孰能為此之言哉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跋宋元憲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而餘事為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倡和詩帖如泰山喬嶽嚴重不言而雲煙草木自然輝潤人撫卷三嘆

跋吳侯二蜂說

蜂之於虫以螫聞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今以不堪其類之強攫忘已之螫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其類之強攫忘螫之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然不可泯絕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褒滅同姓者甚其罪殆與看雲道人此文同義

瓶城軒銘

并序

吳興凌德庸規寢旁小軒為習讀脩身之所而摘先賢法



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剡源戴表元為二  
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為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為瓶  
則一成形以終古至於收藏鹵莽缺破齟齬亦不能以復補  
不如為土之為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  
出之血流漂杵喜為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慎之與其違時  
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  
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  
忘意堯禹之佐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  
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  
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乎君子之城

周氏彛軒銘

凡人有靈莫良於心存之聖賢違斯犢禽拱把百尋咫尺千里叩其造端不越常理常理伊何人之秉彛父坐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禮睦朋友義正放乎君臣曰忠曰敬言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端木費辨季由傷勇恂恂充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鈍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友天錫周室之望刊銘彛軒用永鑑觀

昉軒銘

并序

日初明為昉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且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為之瞻仰歎咏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蕭子西春

秋高美方治昉軒以為藏脩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為之銘  
曰

群動夜息人方安眠我視闇室燭龍在淵亦既旦止東方載  
明乃見旭日心虛日清昔晦非沒今明非出動作為光虛靈  
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趨嗜欲薄蝕紛華陰霧敬謹保毓勤  
勞運為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蕭子勉哉  
常如始旦

朱漆印匣銘

彪其鞞日見而不鑠黜其中靜乎有容處不失方出不近迂  
楊朱氏之徒歟漆雕氏之徒歟

復心齋銘

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里士陳景惠取以名讀書

之齋曰復心而剡源戴表元銘之其辭曰

陰六之極是為寒冬天道當復雷行地中我有篤友於焉觀  
心不出戶牖明神照臨方其未復天地懸隔乃既復之如還  
故宅父命子諾夫言婦隨行行伍伍無闕無虧無闕伊何其  
先本全無虧伊何遊乎自然惟茲精微不能絲毫睨則愈遠  
抑之滋高勿謂既復返亡遂奔守者少怠寇窺爾垣束爾筋  
骸攝爾知覺百爾所思不如善學桓桓齋楹爰揚良箴先哲  
實然匪惟斯今

遜齋銘

為簡池劉氏作

遜食不噎遜步不彊遜獲者兎不得嘯其堂遜言者玉質金  
相我行四方求道荒荒歸治一室芟縞鋤彊義以為疆禮以  
為隍慈以為梁德以為航蓋不但却踵英雄之林折肱紛華

之場方將幸嬰兒之三舍辭思父之五漿又安得以今之魯  
狂擬昔之蜀莊者乎

寸屋銘 為時上人作

我聞黃庭治田以寸治寸不勞而收千萬四方之流出自金  
仙乃有寸屋其法同銓惟人一軀不能數尺心居殼中如苞  
係棘厥苞幾何纔寸而方靡至不受有聞皆藏道義輜重事  
為鋪設父愛子恭師和友悅人求容實我獨容虛實計不足  
虛存有餘卑儉為楹清淨為梁載以正直覆之慈良燕處橫  
肱美寢便腹六合為胸八荒在目廣居雖廣以寸為度寸寸  
不已莫窮其數剖爾高鏞徹爾藩垣冥懷信踵以據無垠

君子軒銘

蜀牟先生名其婿秦張模授徒之室曰君子軒取孟子所

以教者五之辭云剡源戴表元為之銘曰

維古君子有國有民德符命圭化行垂紳王風之陵賢不必  
貴乃有專師以名抗位舍爾洪荒從爾澮溝八荒茫茫雲興  
於丘哇收經鳴榛夷道開素王之門三千其來嗣者鄒公拓  
孔之疆舌觝楊墨氣麾齊梁逆拂順磨明滋陰潤力施一夫  
功踰千乘我聞至言厥教雖五洎乎有成一似時雨肅肅軒  
楹雍雍佩衿哲人嘉謀如玉如金莫尊匪禮莫善匪文咨爾  
君子各敬其身

奉化州庠小學箴

維人之初其天渾渾有識而爭能言乃昏方其未然揖遜折  
衡習之既堅嚴誅莫從於昭先民厥重小學用趾與畏因恭  
道覺童牛受穿負載千里良駒服羈以配君子有一點悍竊

轡毀車御者惡之甚於猿狙記誦蘊蓄詞章潤飾專精棄時  
矜能敗德姬父翼翼虞舜蒸蒸任如鴻毛舉莫能勝噫嘻州  
儒聚講有廬髡彼群髦亦步亦趨我作訓辭爰警傲偷匪我  
則然維聖之猷

袁氏字箴

國素氏子瑾字敏存請言於剡源剡源為之箴曰繫玉之生  
與石同族緣有其文以追以琢厥文伊何外潤中明潤溥陰  
施明涵陽精惟禮有瑾取材斯先純和鬯通芬香潔蠲目持  
踵從息視心聽臨之孔威曷敢不敬堂堂素宗累世朱紫政  
流岳牧名在圖史迨爾賢祖沈厚寡言孝通神明信孚魚豚  
鍾慶於子是為名父培壅菑耜勤勞纂組為茲嗣續厥惟艱  
哉負重惟德致遠須材有一怠傲如器斯捐奢浮沉涵取仆

招顛賓老在席恭陳訓辭兢兢惟謹敬以存之

真贊二首

遊戲夷惠之間雌黃管葛之上蓋其愚近達慵近放戇近直  
遲近讓至於潛光返獨澄源觀曠審一區之易足悟兩岐之  
皆妄固不害其為風平川淨天融雲益也

此翁足未嘗出門而心游萬里言不能脫口而手評百家故  
知之淺者以為江湖朝市得其真者許之泉石煙霞噫嗟乎  
其無他乎抑猶未免於誇耶

仇仁近真贊

廣袂長襦纓獵其胡素絲以為絢尚為是雍雍于于非平時  
慕作洛詠而歌吳歆者乎

鮮于君真贊



不可以為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騫於功名之途夷乎惠乎魯  
狂之徒乎

周義烏真贊

娛娛乎若無所為咿咿乎又若有所思頎頎乎若氣盛遠馳  
纍纍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與誰歸後有作者則不可  
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為宜為無町畦乎為嬰兒乎

徐仲彬真贊

吾觀斯人胸襟漫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寬眉睫鬱勃有曾  
活十萬生靈之績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可以飛書走檄  
縱橫應敵者也

單吉父判官真贊

吾觀其人鬚眉聳脩巾履整飭脩脩乎似不欲一物之干其

靈臺而焦焦乎常有疾奸豪憂黎庶之色殆可與為祥風慶雲可與為雷霆霹靂者也

韓仲友真贊

謂子質邪錦心繡肝謂子達邪草衣弁冠蓋世之畸人天欲完之而姑試以世材之難不然宅於荆食於韓宜可以偃仰盤桓尚何為飲鏃縱橫之林而遡帆功名之湍邪

任仲端題真

衣冠禮遜以為雅飾詩書意氣以為清腴望之儼然知其為東魯之徒

蟾上人真贊

此老以清峭為骨故於物無所屈以慈和為貌故於人無所較至於縱橫翰墨浮沉談笑則又庶幾乎棘端之戲猴管中

而窺豹者也

東坡雨行圖贊

玉雪心肝泥塗巾屨赤壁磯而褰裳徐步宜乎馬呂諸賢援之鑿坡禁苑而不為榮章蔡二子投之蠻煙瘴雨而不加懼也

贊蘭石

風柔日暄不自以為妍崖枯水縮亦不自以為惡此之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耶

贊畫鬼戲

水息輪停風休綫偃有何煩勞作此舒展一毬在肩衆鬼驚詡不聞施為以目相語鳶飛於天與汝何毒陰機激之為是反覆

葫蘆在手篋當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  
冥行意坐不害為嬉枉矢哨壺從何得之  
削方縈毫周代蹴踘嬰兒之心百死不黷

贊畫龍

溝江湖吾窟宅噴雲霧其裳衣誠無求而不得嗟無出以何  
為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履約不擇已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當忽然  
之警而不惑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有氣誼敏決者  
之所難也而或談笑造次兼之不既甚可稱乎然其名字不  
幸湮沉泯滅於稠衆之中沒齒無所表見僅幸而天報之以  
賢子孫尚德君子惟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得彷彿其為人

若千戶高君者可謂希矣高君諱忠義族世出肅慎氏當金之存世襲千戶君父自遼東分鎮洛陽五橋寨於是君生方十五歲父以調發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攝軍伍有能名金亡居大名為民有權豪張宣差占據新附戶四十餘君引義訴列奪而還良蔡罕公開行中書省于三河之上帶銀牌為其府叅謀軍行纍囚如麻君一一審錄疏理免者以百計雖受罪自以為不冤至元師南興充軍所儲和雇運糧官漕輓百餘萬石襄漢間接餉軍迴猶有餘積以功最當峻遷十二年十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某教習儒業不仕孫男天祐今為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問理官君長於弓馬射獵百步內不發虛矢性質直不好浮屠老氏見貧困者即解囊贖給無吝容渡江之役汴梁多逃軍黃河置禁甚嚴

不得脫則往往於民家傭雇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輒餽粥之  
且喻以理法勿為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遇倖掠男女骸  
骨暴露道路間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怪嘗督糧經  
汴梁西鈞州暮當宿驛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篝燈至  
丙夜據牀瞪坐須更有扣門者問何人不荅再問又不荅遂  
問汝寧非鬼乎敢入即入其門忽自開形狀一似小嬰兒而  
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履稍近因手擒之亟竄走出稱  
官人我再不敢來矣次夜又聞牕外悲啼聲問之云我即昨  
來取履幾見擒者且吾本欲伸冤非妖也吾本州家庖夫為  
前驛吏箠死埋竈後每官來出告訴而官反怖我故不得聽  
我語耳君憮然明日為白州將理其事掘所指地得白骨一  
具改瘞之驛遂無事余嘗涉獵史傳凡君數事皆數有而求

之今人無所見以為恨殆風氣日不及古而為流俗汨沒以至於聞君之舉謂之近於豪傑特立獨行之士非歟金兵潰時君孤行滎陽道中一人對面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竊意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衛之射不得侵賊不能害世謂沾沾沽名行險之人禍福可以智計避就又非通論也謹述

東平趙氏述

東平趙仲文繇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備官屬得上謁見其貌甚溫氣甚清而言甚文心賢之然舉口輒不能忘其鄉若無意於出者余疑焉曰吾家壽父年且七十有四母閭夫人亦六十有九凡仕欲以行志吾於仕幾何志於何行而先廢人子之養乎余聞而重賢之既而出其家乘一通曰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亂宗族世次俱莫能稽

攷而趙氏所及纔止此往者不敢臆補失今不圖恐愈無以  
語後嗣傳永久幸為我述其槩謹按趙氏自諱海府君以上  
皆籍東平汶上縣泉溝村累世纍纍墓域在焉惟府君父避  
難暫徙鄆城縣死遂葬縣東下馬頭兵定子孫復還居汶上  
府君生瑞字祥卿是於仲文為父嘗為浙東處州平準庫大  
使考滿不復仕而耳聰目明膂力強健無異年少所居雖屢  
郭田園地榭別業悉在郊外軒車騎從行留自恣足以娛老  
時時為仲文一遊江南不久即歸仲文與二季咸有子息讀  
書應門含飴繞膝足以承養噫乎仲文誠如公言人生至樂  
孰有踰於父母兄弟及時無事春秋歲序展省丘壟烹羊炰  
羔燕洽宗黨綢繆姻友處有文酒絃奕歌笑之娛出有弋釣  
浮游登覽之適其與離鄉棄土衝暑潦冒風雪以規銖兩之



榮尺寸之積者相去何遠遠哉余不及識平準公東平占為  
聖賢宅里名儒鉅卿今猶林立觀公之行藏進退及居家教  
子可以知鄉閭風俗之美師友學問之益魯無君子者斯焉  
取斯詎不信然敘家世竟因附見區區歎羨如左仲文名煥  
弟某某是歲大德九年二月四日剡源戴表元述

知奉化州于伯顏去思碑

奉化之為州山疎而水迅疎故土居者清勤力業而少餘貲  
迅故仕遊者儻侷外顧而無留心鹽絲蔬米埏冶果植器畜  
之饒不通於四方而衣冠文墨閭閻意氣之交異時常與形  
勢相為長雄故其民亦或號為難治大德癸卯冬薊丘于侯  
以九卿世家來為守專用忠厚文雅廉慈撫柔興弱銷沮囂  
競一年笞榜輕再年符移清三年科擢平逋流還鄉凋瘵完

復吾與黎民漸漸知為生樂矣秩滿久不得去而天災作於  
浙東飢餓癘疫死者相枕侯日夜與其同寮謀所以拯之官  
糜有給隣餉有勸野却有禁道殣有葬至於力不可施則以  
降貨減征懇籲于上蒙麾犯怒必得請乃已迄于今荒墟廢  
壑間猶有談笑炊耕以齒人數者皆侯之惠及州民既更生  
益孚侯誠熟侯教呻吟按摩動相聞知亦與恬然若安居其  
鄉而忘去者今人常稱近民官為父母父母之於子寒也常  
恐無以覆之餓也常恐無以哺之危病也常恐無以護之比  
其既成立也有禮馭之有過恕之然後父母愈嚴而子愈親  
若于侯之於吾州安能使人不親而懷之乎懷之不已爰發  
於言言之可傳必載之碑繫之以詩曰維明有附庸負海西  
南名張實枵民不勝堪孰返其連有侯氏于郁郁舒舒清言

雅趨亦既構宇乃疆乃理天降飢荒奪其乳哺葺墟作家續骸為人呻吟笑歌緊侯之仁侯性無怒侯軀無欲驅攘疾癘扶導饘粥民曰侯止侯毋我遺侯曰勿止我非爾私凡人有心以已為則無窮之瞻繫此樂石

王氏子葬述

人之常情莫羨於久生莫不幸於夭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為不如包羞而疾死顏淵伯魚楊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劣矣人之念之也以為其身雖死而名存是何區區無常之好惡若是乎相懸邪蓋幽明善惡禍福之辨至於無可柰何而後不可以無君子之論濮之王氏子叔愚甚慧而賢余與其兄伯溫遊其兄屢稱之既而其兄之友又皆稱之既而叔愚之友亦來與余遊叔愚之友又皆稱之既而非

叔愚與其兄之友他與余遊而知叔愚者往往又皆稱之余  
竒焉而叔愚於其間亦自多與余遊余因人之稱而察之良  
信無幾何叔愚以大德四年某月某日感疾死錢塘城東客  
舍年纔二十一於是叔愚之兄哭而悲之曰吾失才弟矣其  
母悲之曰吾失賢子矣叔愚之友若其兄之友若鄉里知舊  
悲之曰吾失佳友矣吾黨識與不識同聲悲之曰國失一良  
士君子矣親者旣傷摧痛楚無以自容而疎者亦復嗟憐歎  
悼不能為懷夫斯人也天旣生而材之驟焉而奪之何居嗚  
呼是真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人之賢愚材否可以力為而死  
生壽天之不出於已者當姑置之使勿亂吾意故夫子慎言  
命恥無名譏老而不死而以朝聞道夕死為無憾叔愚年雖  
不高今觀高明之家處貴權通顯一人百年之間誰能不死

一日輜車出門柳翼載道亦有能使人嗟憐歎悼如吾人之  
於叔愚者乎世之名譽或有能以矯取而至於行衆致遠則  
必敗叔愚之勢非能致人以自厚也而自其家庭自其閭塾  
推而致於遠且衆舉皆稱其名而信非有所聞之實而能然  
乎是則叔愚雖死而賢於人固遠矣而知叔愚者其何悲叔  
愚諱友賢其先世本居東平祖仕濮因徙濮父演卿嘗佐靳  
宿帥府典籤家世敦雅清素故叔愚生而疑重寡言篤學齟  
齟能文章其漸染服習然也死之年某月某日葬某州某原  
前葬諸公誄文挽歌之類哀為一編屬余敘次遂為略具梗  
槩而詳其儻然者以釋叔愚之親之悲而亦以風勵吾黨云